

山东能源
APP山东能源
公众号

山东能源集团

匠心筑梦 与企同行

天地辽阔心自达

□胡斐

川西的格聂南线，被誉为“顶级越野路线”。初听到“顶级”这个词时，我以为意味着路况的艰险与挑战。直到真正踏上这条返川之路，才明白所谓“顶级”，其实是沿途风光的极致：雪山巍峨，海子清澈，草原辽阔，峡谷奔涌，冰川遗迹在阳光下闪烁，森林在风中低语。车在路上颠簸，人却仿佛进入了一场辽阔的梦。

当车轮驶入G318，我终于理解了“此生必驾”的分量。公路像一条银色的飘带，横贯在群山与草原之间，仿佛通向无尽的远方。驾驶在这条路上，我没有急着追赶终点，只是被眼前不断变化的风景吸引。每一个弯道之后，都像一次心灵的意外惊喜；每一次驻足凝望，都让我生出一种久违的宁静。

旅程从香格里拉开始。第一天，我去了虎跳峡与白水台。金沙江水在峡谷间咆哮奔涌，带着原始的力量感，让人心头一震；白水台则安静得像一片凝固的时光，碧绿的梯田在阳光下泛着清幽的光芒。动与静之间，天地似乎早已和谐成章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受到，大自然并不需要言语，它的恢宏与温柔本就是最深的表达。

雪山始终是这条路的灵魂。为了等待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的显现，我守候了四个小时。卡瓦格博峰在云雾间显露真容，巍峨壮观，我几乎屏住呼吸，生怕打扰了这份神圣。第二天清晨，日照金山如期而至。金色的光芒涂抹在雪峰之巅，那种庄严与宁静仿佛神灵的恩赐，让我久久不能移开目光。那一刻，天地寂静，只剩下雪峰与心跳。人类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力，在光与影之间，被展现得如此彻底。

路途并非坦途。上路满是炮弹坑，盘山路曲折蜿蜒，悬崖边的风呼啸着掠过车窗。可正是在颠簸与曲折中，风景变得格外真切。每一次颠簸都像一次提醒：美好往往藏在艰辛之后。山回路转，总有辽阔在前方等待。

在草原深处，我遇见了格聂之眼。一汪湛蓝的水，镶嵌在无边的绿草之间，像大地的一只明眸。第一次骑马走过这片草原，风吹过鬃毛，也吹乱了思绪。天地辽阔，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宁静，仿佛终于与自己达成了一种和解。

理塘，是旅途的落脚点。它因一个笑容而被世人知晓，也因这个笑容而被赋予新的希望。走在街头，看见熙攘的人群与热闹的市井，摊位上烟火热烈，远处雪山依旧静默。热闹与宁静，现代与古老，在这片土地上并肩而行。

这一程，我看到的不仅是风景。雪山让我学会谦卑，峡谷让我懂得敬畏，草原让我回归宁静，村落让我感受坚韧。天地辽阔，山河壮美，而我在其中虽渺小，却因为心境的辽阔而变得充盈。旅行的意义，不只是抵达一个地理上的终点，而是让人重新丈量内心的广度。正如清晨雪山上的那抹金光，总能穿透云层照亮大地，哪怕只是短暂一瞬，也足以点亮漫长的人生。

在天地之间，我走向远方；在天地之间，我也终于抵达自己。

心底的色彩

□梁凯

它不属于春天初绽的嫩绿，不属于夏日晴空湛蓝，也不属于秋日银杏明烈的金黄。它沉静、内敛，甚至有些笨重地匍匐在我生命的地平线上。那种色彩，是矿工服经年累月浸染出的“墨黑”。

初识它时，我怀着一个少年人所有的骄傲与偏见，对其心生抗拒。它意味着肮脏，意味着在不见天日的深处与煤尘为伴。我清晰记得第一次升井后的自己，站在淋浴的激流下，看着脚下汇成溪流的黑水，感到一种莫名的屈辱与失落，仿佛自我的轮廓正被这无孔不入的黑一点点吞噬、模糊。那时我以为，这黑色是生活强加于我的一层囚衣。

真正的转机，发生在一个加班的深夜。为了抢修一台井下设备，我在采掘面待了远超平日的时间。世界被无边的黑暗与轰鸣填满，只有头顶的矿灯，像一枚固执的星星，在浓稠的墨色里犁开一道微弱却坚定的光路。疲惫至极时，我背靠着那一根液压支柱休息，下意识地，我将矿灯关了短短一瞬。

就在那一瞬，我遭遇了此生最极致的宁静与纯粹的黑暗。那不是虚无，而是一种饱含了压力与温度的实体，像温暖的丝绒，从四面八方拥抱着你。它隔绝了地面上所有的喧嚣与纷扰，在这绝对的寂静里，我前所未有地清晰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——沉稳、有力，与脚下大地深处传来的、若有若无的脉动，竟产生了奇妙的共鸣。我忽然悟了：这黑色，并非生命的剥夺者，而是它的襁褓。

我重新打开灯，光刺破黑暗的刹那，我看见真正的奇迹。亿万颗依附在煤壁上的粉尘，在光线的惊扰下骤然苏醒，它们不再是肮脏的微粒，而是化身成浩瀚的星河，在我的光芒周围飞舞、旋转，闪烁着幽微而神秘的金属光泽。那是一种“黑”自身的绚烂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我们开采的，是被封印了亿万年的古老阳光。

从此，我与这黑色和解，并终于读懂了它。它是我工装洗不掉的印记，是汗水与煤尘混合的勋章；它是升井后指甲缝里残留的纹路，是岁月为我刻下的、无法磨灭的胎记。它吸纳所有光，却孕育着最原始的热能与火种。当我在城市的璀璨灯火中，看见一抹跳动的暖黄，我便能自豪地辨认出，那其中，有我贡献的一缕源于地心的、墨黑的光。

我的爷爷是矿工，我的父亲也是矿工。他们在更艰苦的岁月里，用同样的黑色照亮过他们的时代。如今，我也在矿山度过了二十年光阴。这黑色，已不再是简单的职业印记，它是一条河流，流淌过三代人的青春与汗水，将我们的命运紧紧相连。

如今，我坦然行走在日光与地心之间。白色衬衫是我的体面，而墨蓝的工装，才是我的骨骼。我终于懂得，有一种色彩，它不用于点缀世界，而是用来夯实这个世界的地基。它不喧嚣也不炫目，只是默默地存在于万家灯火的背面。

这种色彩，深沉、温热、内蕴光明。它的名字，叫“矿工黑”。它，属于我，也属于这绵延的能源之光里最深沉的一抹底色。

我与山东能源共成长

□邱长鹏

在瓷矿能源东滩煤矿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，他用32年的光阴扎根井下，从一名普通的瓦斯检查工成长为首席技能大师。他的故事，不仅是个人奋斗的缩影，更是“我与企业共成长、我与企业共奋进”的生动写照。他，就是瓷矿能源首席技能大师——潘兴波。

以学习为源 叩开成长之门

1991年9月，技校毕业的潘兴波带着对“农家饭”的珍惜，怀揣着让人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，成为东滩煤矿的一名瓦斯检查工。初入职场的他，很快就从工区领导的话语中意识到：“干煤矿，光靠力气不行，学技术才是硬道理。”这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，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——别人能吃的苦，我也能吃；别人能学的技术，我更爱学。

从那以后，课本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。无论是在班组休息时，还是在宿舍里，总能看到他伏案学习的身影。30多万字的技术笔记，摆起来足有他身高那么高。这些笔记里，密密麻麻记录着瓦斯检查的原理、井下通风系统的构造，更凝结着他对待岗位的热爱与执着。

如果说书本是他的理论导师，那么井下现场就是他的实践课堂。每当遇到技术难题，他宁肯晚升井，也要跟着技术人员边看边问。有一次，井下出现瓦斯异常情况，师傅也说不清处理方法，他下班后就一头扎进资料室，查书籍、翻资料，直到凌晨三点终于琢磨出解决办法。这种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的学习精神，让他先后拿下瓦斯检查工高级工、技师资格，先手握

3个工种的操作资格证书，成为矿区响当当的“多面手”。

以匠心为魂 勇闯技术难关

在潘兴波的字典里，创新从来不是一句空话，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责任。他常说：“作为工人，不仅要会干活，更要会想办法干好活。”2004年，井下14采上部分区面临风量不足、瓦斯涌出异常的难题，严重威胁安全生产。潘兴波带领测风员吃住在现场，经过无数次试验，创新采用对旋局部通风机和双风机双电源自动分风装置，一举将矿并有效风量率提升至标准值，成功化解了瓦斯风险。

2013年，东滩煤矿尝试综掘工作面沿空掘进新开采方式，却遭遇煤炭自然发火。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，潘兴波和同事在井下连续坚守15天，用双脚丈量巷道，用数据说话，最终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。他们还大胆建议改造三采区通风系统，采用“两进两回”通风路线，不仅降低了通风阻力，更让综放面有效风量提升30%，为矿并安全生产开辟了新路径。

这些年，潘兴波参与的科技攻关项目不计其数。其中，“综掘工作面高效通风除尘系统研制与应用”获省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奖，“深井近距离开采易燃厚煤层二次氧化自然发火预防技术”更是摘得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。最令人自豪的是，他与山东省科学院合作的“煤矿采空区光纤传感火灾预报监测技术研究”项目，填补了国内空白，达到国际领先水平，让煤矿采空区自然隐患点从此“无所遁形”。

以安全为天 守护生命防线

“瓦斯检查工，就是井下安全的‘守门人’，稍有疏忽，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”潘兴波始终把这句话说在心头。2002年11月的一个夜班，他在西翼B皮带跟班时，敏

锐地发现巷道通风量骤减。凭借多年经验，他立刻意识到可能存在瓦斯聚集风险。爬上给煤机平台一测，瓦斯浓度竟高达6.1%，远超爆炸下限！他一边大喊着让工友向上风口撤离，一边迅速汇报工区调整通风系统。正是这几分钟的果断处置，避免了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。

2010年，48轨道D皮带漏煤眼密封作业时，潘兴波发现钢板缝隙流水增大，当即要求撤离。班长却认为“几分钟的活儿，没事”。但潘兴波深知“水火无情”，硬是把大家拉到百米外的躲避洞室。5分钟后，400立方米的积水突然涌出，冲倒皮带架40多架，若不是撤离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事后，曾经抱怨他“小题大做”的班长紧紧握住他的手，连声道谢。这些经历让我们明白：安全无小事，责任重如山。正是潘兴波这样的“安全卫士”，用警惕的双眼和果敢的行动，为我们筑起了坚固的生命防线。

以团队为本 铸就一流标杆

2011年，潘兴波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，这既是荣誉，更是责任。他常说：“一个人厉害不算什么，带好团队才是真本事。”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30多年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年轻人，从瓦斯检查的“一看二测三记录”到通风系统的优化设计，手把手、一对一练。工作室成立至今，已培养出9名技师、36名高级工，15人次在矿级以上技能竞赛中获奖。

在他的带动下，工作室掀起创新热潮。“张东峰高冒区检测法”“乔荣镇钻孔气快速检测法”等一大批实用技术相继诞生，为矿并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。他的徒弟陈春华荣获“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”，张东峰被评为“山东省优秀青年岗位能手”，这些成绩的背后，都离不开潘兴波的悉心栽培。

更值得骄傲的是，工作室参与的科技项目不仅斩获多项专利和奖项，更创造了350

万元的经济效益。而那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全效益，如光纤传感防火技术应用，更是为企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。从“个人创佳绩”到“团队争一流”，潘兴波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“匠心传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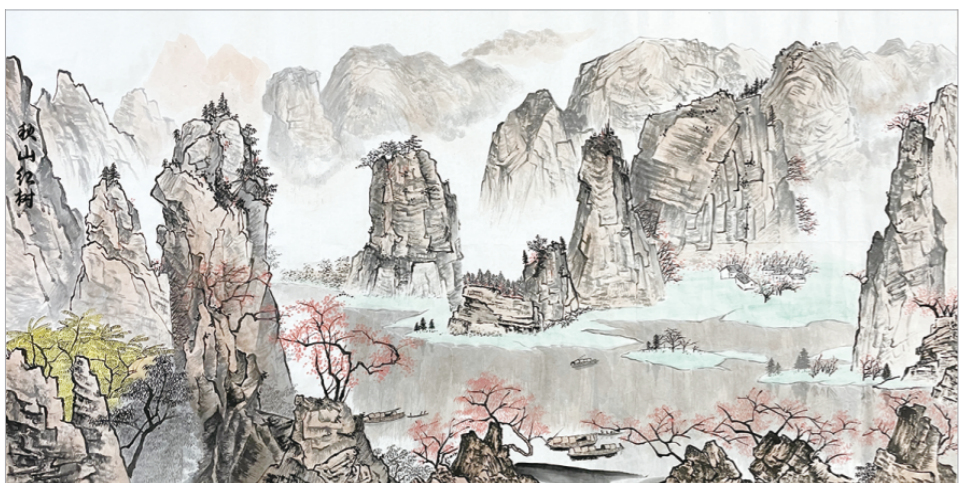
以初心为灯 照亮前行之路

2020年，山东能源集团联合重组后，为产业工人铺就了一条与企业同频共振的成长之路。这一战略变革如春风化雨，让每一位怀揣梦想的产业工人在时代浪潮中找准坐标、逐梦前行。

“煤炭行业技术能手”“齐鲁首席技师”“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”……潘兴波荣誉簿上的每一枚勋章，都镌刻着他深耕井下32年的光阴故事。2023年，他迎来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：被评为“瓷矿能源首席技能大师”并享受年薪70万元的待遇，同年在山东省首批首席技师评价中，一举拿下职业技能等级资格。这双重喜讯在矿区掀起波澜——一个煤矿工人，何以斩获如此殊荣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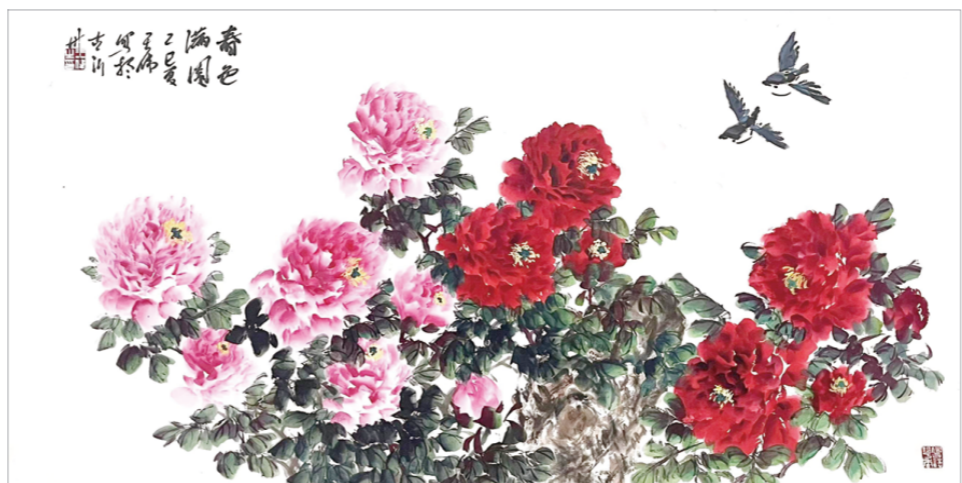
“岗位可以平凡，但心态不能平庸。”这是潘兴波的人生信条。从技校生到技能大师，从普通瓦检员到年薪70万元的“首席”，他用行动印证：在山东能源集团这个尊重人才、鼓励创新的舞台上，只要心怀热爱、脚踏实地，在学习中厚积薄发，在创新中破局突围，在担当中淬炼价值，每一名产业工人都能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
正如潘兴波所言，“企业的发展为我们搭起成长的阶梯，而我们的奋斗，正是企业向上的力量。”在联合重组的时代机遇中，他与万千山能人共同诠释着“企兴我荣”的深刻内涵，让匠心在矿井深处闪光，让梦想在时代浪潮中绽放。



《秋山红树》

绘画：张玉升



《春色满园》

绘画：王伟

不期而遇的雨

□胡斐

这没完没了的雨，从昨夜下到今晨，又从清晨绵延到午后。我伴着窗外淅沥的雨声醒来，又在同样的声响里踱步到窗前——昨日时断时续的雨丝，今日又续上了，仿佛一首永远写不完的抒情诗，执着地要在天地间反复吟唱。

有心想恼，可推开窗，那股清冽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，竟让人恼不起来。雨水洗过的天空虽仍阴沉，却有温柔明亮的亮色；远处楼房的轮廓在雨幕中模糊了棱角，像极了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

还是决定要下楼走走。撑着伞，特意绕到小区拐角处，去看那棵尚未凋零的桂花树。细雨中的桂树格外青翠，细碎的花苞藏在叶间，仿佛走过春天的姑娘，到了秋天便收敛了张扬，只把淡淡的幽香留给懂得驻足的人。我凑近细闻，那香气若有若无，不似盛夏时那般浓烈，却更显珍贵——像极了生命中那些不经意的邂逅，总是在你最安静的时刻悄然降临。

地上有大大小小的水洼，我像个孩子般挑拣着从哪一片经过。有的水洼清澈如镜，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；有的泛着涟漪，像被揉碎的云朵。雨声无息，落在伞上发出细密的沙沙声，也落入大大小小的水洼里，激起一圈圈慢慢漾开的波纹。都说秋天是

里的浪漫，果然不假——路旁的栾树正举着粉红色的蒴果，在雨中格外娇艳，像是秋天特意点燃的烛火，温暖着这个湿漉漉的午后。

身旁的妻子有些耐不住了，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袖：“雨大了，快些走吧。”我应了一声，却依然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。看着她轻盈地跳进水洼的身影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不知从何时起，已经跟不上这样的节奏了。年轻时我们总在赶路，急着到达某个目的地；如今却更愿意在路上多停留片刻，看看那些曾经被忽略的风景。

到超市买了些菜，返程时又经过那棵桂花树。雨中的它依然静立，不管人来人往，不管雨大或小。这让我想起生命中许多相似的时刻——那些来了又走的人，那些说了或没说的再见。其实，不管来不来得及说再见，树，依旧在那里；而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，也从未真正离开。

有方向的出发比不得闲遐时的散漫，自然也少了一份左顾右盼的悠然。回程的路因着明确的目的，少了来时的诗意，却多了几分踏实。提着刚买的青菜萝卜，忽然觉得

生活就是这样——既要诗意地栖居，也要踏实地生活。已有凉意的秋，因着手中的这份烟火气，忽然就温暖了起来。

天色渐暮。不知何时，细细密密的雨丝又飘起来了，在渐暗的天色中织成一张朦胧的纱幕。路灯适时亮起，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温暖的光晕。我收起伞，任由微凉的风丝拂在脸上——这没完没了的雨，忽然就不觉得烦了。

原来生命中的许多美好，都藏在这些“没完没了”里。就像这秋天的雨，下得缠绵，下得执着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滋养了土地，洗净了尘埃，也温柔了时光。它教会我们：不必总是期待晴天，在雨中漫步也可以是一种诗意；不必急于抵达终点，在路上本身即是意义。

推开家门，厨房的灯光温暖明亮。窗外的雨还在下，而我知道，明天醒来，它或许还在——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生命本就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雨，我们要学会的，不是等待天晴，而是在雨中依然能够保持前行的心境，在每一个湿漉漉的日子里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亮与安宁。

外婆家的柿子红

□孙超楠

外婆家院角的老柿子树，是深秋里最惹眼的灯笼。树身歪歪扭扭伸向天空，枝桠上挂满橙红的柿子，像被太阳吻过的小月亮，风一吹就轻轻摇晃，引得喜鹊在枝头跳来跳去。

霜降那天，外婆踩着木梯架在树干上，竹篮挂手腕上晃悠。“当心那些带黑斑的果子，粗糙的手掌握住树枝时，枯叶簌簌落在她藏蓝色的头巾上。我捧着竹篮在树下打转，仰着脖子数柿子，数到二十就忘了数到几，被阳光晃得眯起眼。

“给你个厉害家伙。”外婆递来根带铁

钩的竹竿，钩子磨得发亮。我学着她的样子勾住果柄，轻轻一拧，柿子就坠下来。第一次勾到的是个裂了缝的，蜜糖似的汁液顺着手指往下流，我舔了舔，甜得舌尖发麻。突然头顶“呼啦啦”一阵响，三只喜鹊从树杈间扑出来，惊得好几颗柿子“噗通噗通”砸在地上，摔成金灿灿的泥。

“小馋猫跟小贼鸟抢食呢。”外婆笑得皱纹里盛着阳光。她让我搬来条凳垫脚，自己爬到更高的枝桠上，脚下的树枝咯吱作

响。我在树下举着篮子接，看她像只松鼠在枝叶间穿梭，偶尔丢下来颗青黄的柿子：“这个留着垫肚子吃，甜得能粘住牙。”

正午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，我靠着树干打盹，梦见柿子都变成小灯笼，喜鹊叼着它们往云朵里飞。醒来时发现竹篮里多了个熟得透亮的柿子，外婆正用草绳把柿子串起来，挂在屋檐下晒太阳。“等晒成柿饼，给你装书包里当零嘴。”她指尖蘸着柿霜，在我手心画了个小太阳。

忽然听见院门外有动静，隔壁石头举着弹弓跑进来，说要打喜鹊。我急得把他往外推，外婆却招呼他进来：“来，尝尝外婆腌的柿子醋。”石头捏着鼻子喝了一小口，酸得直跺脚，逗得我们笑个不停。后来我们仨搬来柴火堆在树下，把摔烂的柿子埋进去，外婆说开春能长出会甜甜柿子的苗。如今每次看到街边卖柿子的小摊，总能想起那个深秋。

老柿子树的影子在地上晃啊晃，外婆的白发混着枯叶的颜色，我和石头蹲在柴火堆前，数着树上剩下的柿子，盼着第一场雪落下来，好看那红柿子上盖着白雪的模样。屋檐下的柿饼还在滴水，一滴，两滴，像时光在慢慢融化。



《清溪山居图》

绘画：赵志清